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七 年

第五七九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紐 約

目 次

	頁 次
通過議事日程	1
籲請各國加入並批准關於禁止使用細菌武器之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問題(續前)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季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故凡提及聯合國文件，但舉編號以概其詳。

第五百七十九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市舉行

主席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巴西 智利 中國 法蘭西 希臘 荷蘭 巴基斯坦 土耳其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本次會議議事日程即第五七八次會議議事日程。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籲請各國加入並批准關於禁止使用細菌武器之一九五二年日內瓦議定書問題(續前)

一 主席 你發言好了

主席接着以英語說

二 你要發言嗎？我讓你說話

三 葛先生(中國) 理事會各位理事，我們雖不能希望蘇聯代表說話有禮貌，但希望理事會主席對理事說話時有正確稱呼，並非過分的要求。

四 理事會現有蘇聯代表所提關於日內瓦議定書的決議草案(S/2663)一件 此外尚有美國代表所提將蘇聯此項草案發交裁軍委員會的提案(第五七七次會議)。我將專就這兩個提案簡單發表意見。

五 對理事會現有問題中國代表團的態度是很明顯的。我在三個月前裁軍委員會某次全體會議中就已說明我方的態度 各位代表如果翻閱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裁軍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速記紀錄，就可看到我在那時說的下面一段話

中國代表團主張禁止細菌戰爭，希望

委員會在裁軍方案中對於此事嚴訂條款。

六 這是三月前我就對裁軍問題發表的一段意見而未涉及各代表團日後可能對此問題提出的議案 那一段話含有下面幾個要點

七 第一點，中國代表團主張禁止細菌戰爭，仍能引起細菌戰爭的可能性都一併剷除自屬更妙 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我在裁軍委員會開始一般討論時就說明此點 第二點，我在三月二十日會議中曾主張裁軍委員會應該處理此事。依照任務規定，裁軍委員會顯然應該研究細菌戰爭問題 該委員會通過的工作方案內即有此項問題 蘇聯代表不請裁軍委員會注意此事却反在安全理事會內大事囂張，實在出人意外

八 蘇聯代表團曾於六月十八日(第五七七次會議)抱怨有些代表團對此事玩弄手段 但事實並非如此 裁軍委員會委員們於是堅決反對該委員會審議關於細菌戰爭的某種特定控訴或指責而已 我從未聽到裁軍委員會任何委員反對討論或研究有關限制禁止或廢除細菌戰爭的提案。我以前說過，此事確屬裁軍委員會主管應由該委員會研究。這是我在三月二十日說的話。

九 第三點，我在三月前那次聲明內主張裁軍總方案必須規定廢除細菌戰爭的辦法 軍備與裁軍彼此相關不可分離。我們不能專顧這問題的一部份而忽視其他部份 我們如願裁軍成功，必須先有一個均衡的，協調的方案。所以，我們認為廢除細菌戰爭應是裁軍總方案的要目之一 這是我在三月二十日發言時提到的第三點

一〇 此外還有第四點 我主張此事應有嚴格規定。這不是簡單的問題 這是極複雜的問題。僅有空洞宣言與紙上協定俱無濟於事。我在三月二十日那天要求裁軍委員會嚴訂辦法一半是爲了我知道事實上一九五二年日內瓦議定書並未解決這問題。因此我在那天覺得裁軍委員會必須重新研究這問題並規定新的 更嚴格的辦法。

一一 日內瓦議定書究有何種缺陷呢？第一，該議定書雖禁止使用細菌武器，但未規定保障、管制或保證辦法 議定書能否有效完全要視

簽訂國有無守約的誠意而定。不幸的是各簽訂國確實缺少此種誠意。二次大戰結束未幾，我們已看到蘇聯一再破壞莊嚴的條約，在此情形下，今日殊難希望各國人民信賴祇上協定，聽由此種協定支配命運。這是日內瓦議定書的第一個缺點。它僅有禁止的條款而無保證保障或管制的辦法。誰也不知禁止的規定在實際上究有何意義。

一二 其次多數國家在簽訂日內瓦議定書時曾提出不少保留。議定書本身既有缺陷，簽訂國為了保護他本國的前途與利益，自然要提出保留。我決不責怪那些提出保留的簽訂國。中國政府曾無保留地加入該議定書，但我並無批評他國政府提出保留的意思。日內瓦議定書誠久元伽，無怪有些政府以提出保留的方式來防衛本國的立場。可是，這些保留益發削弱了日內瓦議定書的力量，添出更多缺點。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此項文書自始就不完備。簽訂國為了保護自己，於是提出若干保留。而這些保留也就使得議定書更少力量。

一三 舉例言之，多數簽訂國提出保留說它們僅對其他簽訂國負有議定書所載之義務。換言之，簽訂國認為無須對非簽訂國遵守日內瓦議定書的規定。這是各簽訂國在加入日內瓦議定書時所提出最普通的一種保留。

一四 此外尚有更嚴重的保留，即簽訂國遇有敵國發動細菌戰時也可以自由使用細菌武器。但此種保留並未說明如何確定敵國已否使用細菌武器。作此種保留的國家保留隨時宣告指責或控訴敵國發動細菌戰爭的權利。根據此種措辭，一個簽訂國祇要片面指責或是控訴別一國就可自動免除遵守該議定書的義務。這樣議定書有何用呢？

一五 今日我們已有一個無賴指責的實例，有人指責聯合國統帥部進行細菌戰。大家知道指責必須提出證據。凡是有責任心與受人尊敬的政府非有相當證據，決不輕易提出控訴的。我們此時已經聽到此種無稽控訴，而且這還不算，我們更看到有人偽造書面與物質方面的證據。目睹此種情形，自不難了解上述各種保留的實際意義。

一六 許多簽訂國又對日內瓦議定書提出另一種保留。它們說，如遇敵國的盟國使用細菌武器，它們也可以使用同樣武器。此話當然合乎情理。但我們必須明白，這會使議定書全部失去效力的。今日情形與前不同，交戰雙方都有與國。假使甲方懷疑乙方一國進行細菌戰爭，即不受條約

拘束，則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無異是一張廢紙了。

一七 根據這些理由，我於三月二十日曾說，時至今日，不能再希望各國信賴日內瓦議定書了。所以我在那天主張裁軍委員會嚴訂辦法，以應付細菌戰爭的威脅與危險。

一八 以上是我簡單說明中國代表團對安全理事會這問題的立場以及採此立場的理由。

一九 Mr GROSS (美利堅合衆國) 中國代表剛才這番話警聞透徹，我很欽佩。我想中國代表今日再一度表現了素為安全理事會同仁敬仰的政治家風度。這番公論已確切證明蘇聯就日內瓦議定書提出的決議草案與目前實際情形毫無關係。

二〇 蘇聯代表團要求安全理事會通過一決議草案，敦促各國批准已有二十七年歷史性的日內瓦議定書。他提出的論據即使有獨到見地，此事也不應由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反之，即就此種論據的表面價值而論，我們也祇應該在裁軍委員會內加緊訂定有效管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包括細菌武器在內）的計劃。證諸蘇聯代表所說的一切，可知我們的見解完全正確，蘇聯此項決議草案應交由裁軍委員會依照任務規定從事審議。

二一 我們今日在午前午後兩次會議中已經聽過希臘、荷蘭、巴西、土耳其、英聯王國及中國等代表的意見。這些理事國中有若干已經加入並批准日內瓦議定書。此事經過許多理事先後發表公論，是非曲直已很明顯。

二二 蘇聯代表在裁軍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內講的話全不一致。他在裁軍委員會發表的言論，每次都是侮罵美國，誣稱美國使用細菌武器。他至今沒有取消或放棄此種造謠運動。此時他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一決議草案，要求各國批准一九二五年禁止細菌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蘇聯代表一面向理事會提草案，一面並未取消或放棄他在裁軍委員會內的指責，他想用一層極薄的且已生鏽的鐵幕來把這兩件事隔開。他告訴我們說此二者間並無任何關聯。他此時何以要想提出此種難於捉摸的，微弱不堪的區別？指責別人進行細菌戰爭後當然要引起調查，蘇聯代表強作區別的用意是否即在於避免調查呢？

二三 蘇聯代表專談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意思是指美國迄未批准議定書一定是心懷叵測。我早告訴過他今年已是一九五二年，不是一

九二五年。我們今日所關懷的——也是整個自由世界所關懷的——乃是目前的事情。鑒於歷史上的記載，管制武器決非一紙書面保證所能辦到，必須訂立可以實行的有效辦法，才能廢除細菌、原子武器等一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我們此種堅決主張難道不易了解嗎？

二四 蘇聯代表援引國際聯合會報告書，作為無法有效管制細菌武器的有力證明。我想英國代表今晨一番高論即已指出蘇聯今日對此問題與不多幾年前所採取的立場並不一致。蘇聯政府此時仍認為無法有效管制細菌武器嗎？它此種主張已否改變？蘇聯今日對此事發表的種種聲明是否表示並承認它不願覓取管制之道？

二五 美國政府並不認為連等劃某未有效管制細菌武器的辦法都是無益之舉。大規模進行細菌戰爭決非輕而易舉的事，必須有大量監視武器，製造裝配及運送的設備。各國軍備情形如已到達相當公開的程度，則偵查準備此種細菌戰的情況當非難事。裁軍委員會現有裁軍提案所規定的公開世界，如能實現，屆時國際視察人員可在各國領土內自由行動，我想這就是防止大規模準備細菌戰的有效保障。

二六 我們深信有效保障的方法應由有誠意去達成此種目標的人們協力擬訂。裁軍委員會就是商討此事的適當機關。

二七 蘇聯代表在星期三（第五七七次會議）說的一番話，不管指責裁軍委員會避免處理管制細菌戰問題。他特別指出美國並未提出禁止此種武器的切實提案，又說我們反對禁止此種武器的提案。蘇聯代表批評美國的兩點完全錯誤。請看事實究屬如何？

二八 美國政府向來主張廢除細菌武器的辦法應該載在配合妥善的綜合裁軍方案內。美國代表 Mr. Cohen 曾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裁軍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說過下面一段話：

祇要某某諸國和美國一樣同意訂立有效的保障辦法，細菌武器是可以廢除的。關於細菌武器的保障辦法在技術上與原子能以及其他非原子武器的保障辦法不盡相同。

禁止細菌戰爭的首要保障厥為造成一個公開世界，使得任何國家無法秘密擴充侵略用的軍事力量而不讓別國事前獲得警告，從事防禦。

二九 蘇聯代表又說，我們在裁軍委員會內反對考慮禁止細菌武器問題。此話怎講呢？蘇聯代表擅長無中生有，這又是一個實例。蘇聯代表從蘇聯所提工作計劃¹內單獨找出一節作為指責的根據——按該項計劃早經裁軍委員會以九票對一票全部否決在案。裁軍委員會旋又通過內容較妥的另一工作計劃²，事實上這計劃包括禁止細菌武器在內。委員會工作計劃 B 項載明一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俱在廢除之列，細菌武器自非例外。由此可見指責美國在裁軍委員會內反對考慮曾經反對考慮廢除細菌武器的話全然不確。

三〇 星期三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發言時曾謂聯合國討論裁減軍備與禁止原子武器問題費時過久，以致不克兼顧禁止細菌武器問題。他又說聯合國秘書長向大會第三屆會提送的³年報告書³就曾提到這點。可是秘書長這本報告書雖經蘇聯代表在星期三如此熱烈地引用，真理報却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那天提出下面批評：

Trygve Lie 兩次提到細菌戰爭。他的用意是否在於分散大會與世界輿論的注意，使它們不再顧到迄未解決的原子能問題？Trygve Lie 此種態度雖符合英美集團的利益，却與全世界人士愛好和平與安全的心願完全牴觸。

三一 蘇聯代表又於上星期三以同樣態度指責我們對蘇聯決議草案採取轉移注意力的手段。為了舉例說明起見，我們不妨一談日內瓦議定書的保留問題。理事會當能記得，我曾指出蘇聯對日內瓦議定書提出的某種保留。有了這些保留，蘇聯政府就可對沒有批准該議定書的任何國家使用毒氣或細菌武器。此外我還指出更重要的一點，即蘇聯政府利用另一項保留祇要把任何一國家稱作敵國並宣告該國會首先使用毒氣或細菌武器，就可對那個國家，自由使用毒氣或細菌武器。

三二 當時我還指出許多國家都在加入日內瓦議定書時提出類似的保留，但決不責怪它們的

¹ 參閱裁軍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三次會議（文件 DC/4 and Corr 1）。

² 參閱裁軍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七次會議（文件 DC/5）。裁軍委員會所通過的工作計劃載見文件 DC/6，與文件 DC/5 所載者同。

³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三屆會，補編第一號，文件 A/565。

意思。蘇聯代表顯然與會或是存心曲解我的意思現在讓我儘可能說明這一點

三三 這些保留特別是第二項保留，出諸慣常造謠生事無恥宣傳的政府之口，就成為騙人的狡計。保留權利於他國首先動手而後還擊的政府與誣告他國違約以便自己使用細菌武器的政府，是非善惡有天淵之別

三四 近數月來我們看到蘇聯發起一種國際運動，其目的是向全世界造謠誣告美國在朝鮮境內進行細菌戰爭。有了這個全然不確的前提，中國與北朝鮮的共產政權即使此前曾簽訂日內瓦議定書，今日也可以公然宣稱有權對朝鮮境內的聯合國軍隊使用細菌武器

三五 蘇聯代表避免提到此點，這就可見一項合法與正當的保留可以被曲解為實施犯罪行為的根據。像日內瓦議定書這種用意善良的文書不僅無法阻止侵畧行動，反可用作實行侵畧的藉口。這就是日內瓦議定書不够完備的地方，所以，我們深信為了管制與廢除包括細菌武器在內的大規模滅毀性武器起見，必須確立一項配合妥善的國際制度。

三六 但是，儘管蘇聯代表曲意掩飾，我想我們都很明瞭，此時此地提出日內瓦議定書問題並非真是為了合法管制細菌武器的緣故。我已經說過，這是共產黨人在國際積極發動所謂朝鮮境內進行細菌戰的造謠運動的一部份。總之在安全理事會內如此舉動，用意無非是要證明美國本來主張為所欣為，隨意使用細菌武器。

三七 蘇聯代表似乎決心要把日內瓦議定書與蘇聯發起宣傳運動這種惡毒行為說得彼此毫無關係。他在安全理事會內當然有權如此說。可見，我們也有權揭穿此種指責的虛偽面目，而且我們此時就要加以揭穿。蘇聯代表儘管在理事會內假言假語不承認他對日內瓦議定書發表的意見與蘇聯政府提出有關細菌戰的虛偽指責有何關係，但是我們不會受此種詐術欺騙的。蘇聯代表允欲放棄並撤回這些指責否？我們此時還沒有見到他有放棄的表示或是有放棄這些指責的朕兆。

三八 我們認為理事會不能輕輕放過這些指責。對於所謂使用細菌武器的事實我們應加以公正的調查。我請求安全理事會於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午後三時集會，討論下面一個新的議程項目：請求調查所謂細菌戰之問題。

三九 關於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那個項

目如果在下星期一午後開會前猶未處理竣事，我請求代理秘書長與主席將此新項目緊列在那個項目之後。到了星期一臨時議事日程上如有日內瓦議定書這一項目，我就要投票贊成將我所提新項目緊列在日內瓦議定書項目之後的議程。

四〇 安全理事會必須採取行動，以免此種無稽指責繼續惡化國與國間的關係，而聯合國在朝鮮抗拒侵畧的行動，其歷史性的重大意義也不致因此暗昧不明。我要告訴理事會：我正向主席提出一項決議草案，以便作為上述新項目的文件分發各理事。決議草案全文不滿一頁，我將加以宣讀。

四一 主席 我請美國代表注意。當安全理事會討論一項目時，如有理事就尚未列入議程的另一事項，提出決議草案，乃是不合理理事會慣例的。美國代表既已表示要在下星期一將其所提項目列入理事會議程，我想該代表儘可先將決議草案擬就，送由秘書處印為正式文件分發理事會各理事。

四二 所以，此時對一項尚未正式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的項目提出一項決議草案殊不相宜。

四三 Mr. GROSS (美利堅合衆國) 我不願爭論此點。我已告訴理事會將於下星期一開會時提出一個議程項目。我已請將該決議草案分發。我相信理事會各理事如於此時閱讀此項草案或較方便並可明瞭草案內容。我提出此種要求是有例可援的，蘇聯代表在現在所討論的這項議程項目尚未通過前即已分發有關的決議草案即是一例。但是，我無意堅持此點。而且我提出的決議草案已在分發中。

四四 主席 我此時建議的正是蘇聯代表團在提出蘇聯提案所遵照的程序。蘇聯代表團提出兩個項目，都附有決議案，連同遞送函一併送由聯合國秘書處當作正式文件分發。這是安全理事會的例行手續。我曾表示美國代表最好遵照同一程序辦理。倘在理事會討論某一項目之際，正式對另一毫不相干而且尚未列入議程的項目提出決議草案，這是安全理事會從無前例的辦法。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演說經以法語傳譯。

四五 主席 我們此時討論的問題係蘇聯提請列入理事會議程的問題，對於理事會今日的討論，蘇聯代表團認為必須發表幾點初步意見，並保留將來於必要時再在理事會會議中提出更詳盡的意見的權利。

四六 希臘與美國代表同聲指責蘇聯代表團作此提議意在宣傳。蘇聯代表團絕不能接受此種指責。關於宣傳方面的效果，不論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是蘇聯代表團所關懷的。根本問題並不在此。

四七 蘇聯代表團奉政府訓令向安全理事會提議籲請各國加入並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目的在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推廣國際間對日內瓦議定書各項條款的了解，並促使尚未加入或批准該議定書的國家從速加入並批准，以便負起議定書所規定的政治、法律與道義各方的重大義務。

四八 這就是蘇聯政府、蘇聯人民以及蘇聯代表團想達到目的。

四九 希臘代表曾對蘇聯代表團的聲明說過幾句恭維話。那項聲明居然使希臘代表覺得中意，這是我引為快慰的事。希臘代表又說到美國代表在上次會議中所處的窘境，而且描寫得淋漓盡致。當時希臘代表提到 Krylov 寫的寓言。現在讓我對他提出 Krylov 寫的另一寓言：『肥上與熊』——所謂施惠於人弊多利少的寓言。

五〇 英美集團想把一項重要國際文書，一項重要國際協定當作球一樣，自聯合國一機關玩到另一個機關。它們在今日討論時究竟有何成就？玩弄手段的用意究竟何在？

五一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那些已經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國家的代表。此次一致重申各該國信守議定書的本意。這些代表以及這些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反對議定書的意思。他們都尊重這項議定書並表示將繼續信守不渝，連英國代表都有此表示。

五二 由此可見誰也不贊成美國及其代表團對此事的主張。而且任何代表都沒有在發言時採用美國總統所說的話，將日內瓦議定書稱為「不合時宜」。這是今日討論此事時最值得注意的一點。

五三 美國代表今日曾想利用其他代表的話作為自己的本錢，但結果毫無所獲。美國代表團採取此種立場，無法找到本錢來支持。他所找到的無非是「義務」而已。理事會已經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國家的代表都已在此表示繼續尊重此項議定書。但是他們的表示祇是到此為止。這些國家的處境異常困難，它們參加美國主持的軍事侵略同盟後說了 a 就不便說 b 了。它們雖然承認要尊重議定書並負擔議定書所定的一切義務，但事實證明它們無法進一步公開聲明議定書曾使

它們負有勸導其他國家一律加入與批准的義務。這些代表發言時都沒有如此聲明。他們中間多數不便作此聲明，因為他們已經說過 a，如果另說 b，那就離美國領導與美國驅使追隨的那條路線更近了。

五四 本人目觀此狀，斷難緘口不言。這些代表在討論此事時竟無一人提到美國總統對日內瓦議定書所說的那種譏諷言語，可見美國此種態度無人附和。對於一個已經四十二個國家批准且在國際法中居重要地位的國際協定，即使美國總統或安全理事會的美國代表團也無權藐視。這個重要的國際協定使各國代表在良心上與行為上負有一種義務。

五五 所以，美國政府說日內瓦議定書不合時宜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此話不啻向全世界人民與國際法挑戰，向已經加入並批准議定書的國家與人民挑戰——此項議定書已在國際法中佔有重要地位，它使國家與人民在法律與道義各方面負有重大的義務。

五六 這就是今天討論所得的基本結論。

五七 美國代表在解釋美國政府拒絕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理由時曾謂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五二年時代不同，此話顯無意義。

五八 我可指出二十幾年來美國並未改變對此項議定書的態度。我們祇要翻閱一下官方文書——美國參議院紀錄——就可知道美國參議院曾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討論過日內瓦議定書的批准問題。當時反對批准的三項基本論據究是如何呢？

五九 第一，化學武器不僅成本低廉而且戰時功效很大。

六〇 這是第一個論據。美國政府在一九五二年，二十六年以後，對此事所採的態度是否仍以此種論據為主要根據呢？當然是的。美國的軍人、政客以及國會議員都曾放肆說過細菌與化學武器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價廉而效力宏大，可花較少費用殺害更多生靈。美國今日拒絕批准的理由正與二十六年前相同。早在一九二六年美國統治階層就懷有惡毒用心，欲以化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殺害更多生靈，因此拒絕批准日內瓦議定書，今年雖是一九五二年，但我們仍可洞見他們具有同樣的侵略心理。

六一 美國代表前在第五七七次會議中為了避免解釋美國拒不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理由起

見，曾說「讓歷史家去評定好了」。我要提醒他時間上不允許這樣做，因為特別是在美國，前進的與客觀的歷史家此時都遭排擠，評定此事的時期恐怕極為遙遠。我們相信美國不乏誠實與公正的歷史家，他們將來一定會把美國二十七年來迄未批准此項議定書的理由公諸全世界。但是，我知道美國的歷史家必須等待許多年後才會這樣做。

六二 可是，和平與安全問題不能久懸不決，那些負有促進和平與安全責任的人們必須回答並指出美國不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理由。我已指出第一點理由。這理由初見於一九二六年，但在一九五二年仍然存在。

六三 我無意向安全理事會引述一九二六年時美國議員的個別談話。那些談話冷酷而無人性。General Bradley, General Bullene, General Creasy 及美國其他若干人士近日都發表過類似的聲明。他們所持的理由可說與前無異——即細菌、化學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可以殺害更多生靈，所以不應禁止。

六四 一九二六年美國不批准議定書的真正理由就顯然可見了。美國有意使用化學武器。一九二六年時就有此意，現在也沒有改變，它在那時就有使用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至今未改變初衷。總之，此時與彼時並無二致。

六五 拒絕批准的第二個理由是懷疑與不信任別的國家。

六六 那時被認作美國軍事權威的 General Pershing 曾在參議院某次會議中說過一段話。我現在引用當時參議院內的問答。參議員 Fletcher 問：「換言之，我們如說使用毒氣有違人道，以後不容使用是否妥當？」General Pershing 回答說：

「不，決不可以這樣說，因為我們無法信任別人。」

六七 這是美國軍事領袖們在二十六年前所持的主張。他們不信任別人，即是說不信任別的國家，所以反對禁止使用化學武器。這是二十六年前的事。美國領袖們此時拒絕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理由何在呢？我們可於美國代表在上次會議所作的聲明中找到答案。當時他說美國不信任蘇聯，因此不欲批准日內瓦議定書。此話未免滑稽可笑。但問題的癥結却與二十六年前無異。美國領袖們在二十六年前不信任別國或別國的人民，時至今日他們仍是這樣。這就是他們準備對別國行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原因。這是美國拒絕批

准議定書的第二理由。二十餘年前的情形是如此，今日的情形亦復如此。

六八 我們此時談到第三個理由。我們翻閱美國參議院的紀錄，知道當時贊成批准議定書的參議員 Borah 曾引用華盛頓郵報一段記載，該報曾稱反對批准日內瓦議定書最激烈的就是有名的反動組織即美國退伍軍人會以及其他軍人組織。在幕後策動的是美國化學廠老板，他們深恐美國一旦批准此項議定書，他們的營業與戰時利得都要受到影響，這就不利於美國的「死人販子」。這些「死人販子」現正趕造化學武器、細菌武器以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他們現在反對禁止原子武器，細菌武器與化學武器的情形正與他們以前反對批准日內瓦議定書時一樣。歷史真會重演的。

六九 這三點決定性的理由說明美國何以二十餘年來迄未批准日內瓦議定書。何以在一九二六年不予批准，此時仍無意批准，何以反對蘇聯提案，不使安全理事會籲請各國加入並批准日內瓦議定書。

七〇 我們如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問題，就顯然知道美國代表的歷次發言都不外乎說謊，欺騙與誹謗，美國代表儘管含糊其辭，但美國領袖們反對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真正理由已昭然若揭。美國政府或美國代表在理事會內說盡誹謗與侮辱蘇聯的話俱無用處。

七一 英國代表說到蘇聯不僅批准日內瓦議定書，並於批准後立即提出改善辦法。英國代表引用的一大段話可以使我省事得多。英國代表曾謂蘇聯政府在簽訂日內瓦議定書後即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向國際聯合會提議，規定在議定書生效後三個月內廢除進行化學戰爭及細菌戰爭的一切方法與器械，並規定從事製造化學戰爭及細菌戰爭工具的工廠應於議定書生效日起停止生產，經常受工作管制，俾使議定書內容臻於完善。我本來要想提到此點，今日英國代表先我提出，非常感激。但是，他沒有提到英美兩國曾阻止通過蘇聯此項提議的事。當蘇聯提出改良日內瓦議定書的提案時，那時英國代表團正如今日領導英美集團的美國代表團，係英法集團的領袖，不讓此項提案通過。

七二 這就證明蘇聯不祇是批准日內瓦議定書而已。蘇聯於批准日內瓦議定書後還立即提議改良辦法，一面嚴格遵守議定書各項規定，把它

當作禁止化學戰爭及細菌戰爭的有效的國際文書。這是蘇聯在二十六年前的立場，也是蘇聯今日的立場。

七三 我還要提到一事，即蘇聯於批准議定書後立即向國際聯合會主管機關提議，促請已經簽字而尚未批准的國家從速批准議定書。這項提議曾由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通過。但美國政府對此項決議也置之不理，迄未批准議定書。

七四 蘇聯又於一九三二年提出類似的提議

七五 這些都是事實，不可逃避的事實。而且這些不祇是歷史家所應研究的事實而已。歷史家在編史與研究時固然要注意這些事實，而全世界的人士、安全理事會的理事以及現時負責制定增進和平與安全辦法的政治家也都應該知道這些事實。

七六 美國代表又提到所謂美國前向聯合國提出有關禁止細菌武器的某項提案。但是正如我在上次會議所說根本並無此項提案，所以他說不出文件的字號或日期，也沒有對此種無稽提案作何說明。我們也不能把 Mr. Cohen 所說宜在含糊未定日期的將來禁止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話當作具體的美國提案。

七七 反對蘇聯提案的人曾謂我們應有一個一般裁軍方案，禁止細菌武器祇是這個方案的一部份而已。這話當然是無可非議的。蘇聯在聯合國成立不久就努力草擬此種概括方案，多年來未曾稍懈，舉凡禁止原子武器，禁止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例如細菌武器及化學武器等——以及確實有效裁減軍隊與軍備莫不包括在內。但我們對此事迄未達成協議，原因何在，大家明白。

七八. 在此種情形下，安全理事會何以不擁護曾經多數國家接受並確具效力的一項國際協定呢？安全理事會某些理事何故不支持此項已有的國際協定並拒絕促進各國一致加入呢？在沒有擬定更有效的國際協定以前，先行加入此項議定書豈非有益之舉？這問題祇有一個答案。是的，倘世界各國一致加入禁止使用化學武器與細菌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這真是促進和平與國際安全的重要與有效步驟。

七九 英國代表曲解蘇聯代表團的意見。例如他說蘇聯代表團認為祇要大家加入日內瓦議定書，整個裁軍問題就告解決。我要正告 Sir Gladwyn Jebb 此話絕對不確。蘇聯代表團曾說過且

也仍然認為如果世界各國全體加入並批准日內瓦議定書，此舉在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上不失為一個重大的進展。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有所懈怠，仍須努力訂定一個更好的國際協定，確能禁止原子武器，裁減軍備與軍隊並擬定一個名符其實的概括方案，而不是美英代表所說的那種冒名的一般裁軍方案——實際上英美的方案連裁減軍備的提議都沒有。

八〇 美國代表提到「公開世界」的話。這是美國創造的新口號，旨在籠絡人心，加強宣傳，並補充「自由世界」這句老口號之不足。我要正告美國代表。他與他的國家都不配侈談「自由世界」。我面前就有人權委員會的紀錄。我們根據美國代表團在該委員會採取的立場，就可知道美國政府及美國代表團在這個聯合國機關內所辯護的究竟是怎樣一個「自由世界」。

八一 人權盟約原設有不分種族、膚色、國籍、門第、財產、宗教等⁴人人享有盟約所載種種權利的保障，但出席人權委員會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却投票反對該項規定。人人應自由平等，享有一切權利，不受國籍、種族、膚色或財產的限制乃是一條基本的規定，你如反對這條規定，試問你所說的「自由世界」是怎樣的世界呢？曾投票反對該項規定的美國代表團居然還有勇氣妄稱自由世界的代表並以自由世界的保衛者自居。

八二 美國代表團又曾投票反對男女在工作上應享有同等權利並應同工同酬的規定⁵。這算是甚麼自由世界呢？婦女担任同等工作而不能享有同等報酬，又婦女工作條件一定要低於男人的工作條件，這算是甚麼自由世界呢？算了吧，不要再對我們提起此種「自由世界」了。

八三 美國代表團又在人權委員會內投票反對旨在矯正挑撥種族或其他方面仇恨心理的教育方式⁶。這就是說美國贊成種族仇視，贊成助長此種仇恨心理以及種族歧視。而你還好意思說你代表自由世界的話。假使在你的國內，黑人與非黑人不能同進一個學校，黑人不能到白人光顧的餐館用膳，黑人與非黑人不能以同是自由獨立人民的資格並坐一起，這究是什麼自由世界呢？

⁴ 參閱文件 E/CN.4/SR.274

⁵ 參閱文件 E/CN.4/SR.281。

⁶ 參閱文件 E/CN.4/285。

八四 此外，我還可以舉出美國代表團在人權委員會內投票反對基本與舉世共知的民主準則的其他負例。所以，你那套自由世界論調的虛偽面目早經拆穿了。你並不真地關心自由世界，你所關心的無非是由美帝國主義控制的世界而已。這就是你想造成的那種所謂「自由世界」。

八五 尾隨美國代表也贊成把蘇聯決議草案交給裁軍委員會處理的英聯王國並未回答我的問題。英國代表是否認為一經安全理事會籲請各國加入批准日內瓦議定書——他並不否認此舉的重要性——聯合國裁軍委員會就多少受到阻礙無法擬成一項較為妥善的國際協定？該國際協定係包括裁軍方案的一切要素即禁止原子武器，禁止其他一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裁減軍隊與軍備，管制各國提送關於軍備的全部官方情報以及查核等事項在內。英聯王國代表避不答復此問題。他祇說這問題不是一個「是」或「否」字所能回答的。其實我們討論這問題的要義就在於此，因為安全理事會提出此種籲請決不會阻礙裁軍委員會繼續處理裁減軍備與禁止原子武器的問題。不僅如此，此種籲請實則有利於裁軍委員會的工作。凡是持久的、有用的東西非等到另有新的、更好的東西來替代是不應貿然廢棄的。祇有那些準備進行新的侵襲行動，準備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戰，準備使用細菌武器以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人才會散佈謠言說日內瓦議定書已經不合時宜了——這種宣傳對全人類懷有敵意並與國際法的基本準則相牴觸。

八六 聯合國裁軍委員會及其前身的兩個委員會——已經撤消——都因各方面意見不能一致而未克擬成一項更完備的計劃。裁軍委員會仍在繼續處理這問題。我們深願該委員會工作獲有成就，儘速擬訂裁減軍備軍隊以及禁止原子武器等的完備方案。但是，在該委員會尚未擬成此種協定前，在此種協定尚未擬定前，我們何忍將現有且為世人共知的日內瓦議定書棄擲呢？

八七 英聯王國代表在此曾言及「真理的精神」並說尊重此種「真理的精神」。可是，我們如果真尊重「真理的精神」那末在尚未訂定更完備的禁止細菌與化學武器的國際協定以前，安全理事會依據聯合國憲章規定及其所負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確有採取行動促使各國加入禁止使用細菌與化學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的義務。這就是真理所在。英國代表雖口說真理，却贊成美國

提議要把這問題交給裁軍委員會去處理。英聯王國代表顯然沒有聽從下面這句古老的格言——我愛柏拉圖，但更愛真理——他是遵奉美國金元獨霸局面下產生的另一句新格言——我愛真理，但更愛美金。

八八 英聯王國代表在全力支持美國代表團的立場與聲明時曾稱日內瓦議定書不够完備，同時又提到蘇聯與英聯王國政府在同盟關係最為良好的時候所交換的意見——當時英蘇兩國人民正在協力共抗威脅世界與文明——並欲奴役全世界人民的法西斯侵襲。然而提到這種往事益發顯出日內瓦議定書所訂各項義務的重要。

八九 英聯王國代表說邱吉爾曾警告希特勒及納粹黨人不得對蘇聯使用化學武器，否則英聯王國就要派遣飛機向德國投擲手邊現成的大量毒氣彈。由於英蘇兩國政府在簽訂日內瓦議定書時提出保留，所以才有此種警告。但這就見說英蘇兩國政府不受此項議定書所載義務的拘束嗎？這決不是的，事實上既有此項議定書，而英聯王國政府又已批准，這就使得邱吉爾不能使用任何化學武器，因為他與英聯王國政府都要受到議定書條款的拘束。要不是為了此項議定書，邱吉爾會不會決定對德國使用毒氣彈，那就很難說了。英聯王國政府不得不遵守日內瓦議定書所規定的義務，所以祇能依照在簽訂議定書時提出的保留，警告希特勒不得使用化學武器。這就是日內瓦議定書的拘束力。

九〇 鑒於這些事實，英聯王國代表有何理由藐視日內瓦議定書及其規定的義務？英聯王國代表提出上面這個例子顯然獲得正與他所期望相反的效果，這個例子證明日內瓦議定書規定的各種義務具有強大的政治、法律與道義力量。邱吉爾自己說他手邊有大量毒氣彈可供使用，但是在奮力苦戰的時候，他猶未敢輕易使用，這就可見日內瓦議定書確有防患未然的功用，當時俾免發生細菌與化學戰爭，千萬生命賴以保全。日內瓦議定書及其加諸批准議定書各國的重大政治道義及法律義務的意義就在於此。

九一 這也就說明美國領袖們之所以恐懼議定書及不敢批准的緣故。由於議定書規定各國政府及人民所負的義務具有極大力量，美國統治者根據以上的種種理由，不得不避免批准議定書。這就是我們討論的主旨，也就是現在審議的這個問題的要旨。

九二 反對蘇聯提案的人們在討論時都無法駁倒蘇聯提案的理由與邏輯。他們不能輕視日內瓦議定書的重要性。反對蘇聯提案的代表中有些顯然事前串通，我們聽了他們的聲明就不難明白。據美國報章消息那些代表爲了商議在安全理事會阻止通過蘇聯提案時所應採用的戰畧與戰術起見，事前曾舉行過長時間的會商。他們一致同意不讓理事會通過此項提案。如果事實上真有此種默契，就已經批准議定書的國家而論，這無異是直接破壞此項國際協定的行動，因爲它們批准了議定書就是正式承諾爲促使其他國家加入議定書而努力，就是承諾勸導其他國家加入並批准議定書。

九三 在現有情況下，依照蘇聯代表團在六月十八日(第五七七次會議)發言時舉出的理由，安全理事會實有認真處理 負責解決這問題的義務。理事會應該記住 向各國提出此種呼籲多少可以促進國際和與安全，因爲此舉對於那些準備使用細菌武器以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現代侵略國具有相當約束力量。安全理事會如此做是有利於和平的。所以安全理事會不論在道義上或法律上都無權避不採取一個足以增進和平與安全的步驟。

九四 這正是蘇聯代表團奉政府訓令，提出此項提案並促請理事會予以通過的理由 蘇聯代表團認爲美國的提議，全然虛偽，毫無理由，其目的是要將蘇聯決議草案移送裁軍委員會，從此不問不聞 以前蘇聯提出旨在確實禁止原子武器與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確實裁減軍備與軍隊的許多提案就是如此葬送在裁軍委員會及其前身兩個委員會內

九五 蘇聯代表團堅決反對美國代表團的此種陰謀。蘇聯代表團可從這種行爲中判定美國代表團與美國政府都還不敢公然拒絕蘇聯提案，因爲這會惹起大家厭惡，即使是美國政府也無輕易嘗試的胆量。所以美國必須另籌妙策，將蘇聯決議草案移送裁軍委員會，以便葬送在那裏

九六 關於裁減軍備與禁止原子武器的問題，我們在聯合國成立後即開始討論，迄今已有六年之久，這一事實孰能視若無睹？但是，討論六年毫無進展。這問題還要討論多久呢？誰也不知道。

九七 美國政府已經正式摒棄和平政策，並已正式宣佈採取 實力政策，且正本此種政策，積極競造軍備，以便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政府繼續反對通過明確決議禁止原子武器及禁止細

菌，化學等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將至何時才止呢？美國採取 實力政策 及競造軍備政策後，繼續阻止裁軍委員會對裁減軍備與禁止原子武器作成具體決議將至何時才止呢？誰也不知道。

九八 我們何以一定要等待聯合國裁軍委員會在不定的將來對此事有所決定呢？安全理事會如不待聯合國裁軍委員會擬成較妥較完備的協定——萬一將來有此成就的話——至於此時通過蘇聯提案，籲請各國加入日內瓦議定書，那就更正確，更符合聯合國憲章所規定之義務。

九九 此時情形就是如此 根據這些事實，誰反對蘇聯提案——美利堅合衆國是主要的反對者——誰就是反對日內瓦議定書，反對禁止使用化學武器與細菌武器。

一〇〇 關於國際聯合會及所屬機關對細菌武器所表示的詳細意見，我們可在聯合國秘書處分發的文件內見到這些文件曾經蘇聯代表團在昨天會議中提及，今日又由英國代表擇要宣讀 國際聯合會及所屬機關都認爲細菌武器是毀滅全人類的武器，使用這種武器就是違反國際法的罪行 美國代表雖居心強辯，詭稱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五二年時代已有不同，但我們今日決無理由重論此種意見，並稱之爲 不合時宜。國際聯合會所屬機關業已訂定細菌武器係毀滅人類的武器，使用此種武器即構成國際法上罪行，任何人在道義上或法律上俱無理由可以駁斥這種評斷，即美國代表亦非例外。

一〇一 這是國際聯合會在二十五年前所下的正確評斷 這評斷是不容否定的——Sir Gladwyn，這就是真理——而且時至今日仍是完全有效與正確的評斷 所以，安全理事會負有義務採取防止使用這種武器的措施，因爲這是毀滅全人類的武器，使用這種武器就是國際法上的罪行 我們由此推定，誰要是反對蘇聯所提邀請各國政府加入並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提案的，誰就是違反全人類的利益 這些都是事實，安全理事會應該參照這些事實採取行動。

一〇二 美國代表在裁軍委員會中提到 公開世界 一詞時曾提議世界各國一律提送關於軍備及軍隊的全部情報，但美國却不提供關於原子武器的消息。這就是美國所謂 公開世界。

(以上的話於此時以英語傳譯)

一〇三 主席 有人提議 鑒於爲時已晚，如荷法國代表同意，蘇聯代表今日所說的話留待

下次會議譯成法語 假使無人反對，而法國代表也同意，我們就這樣辦好了。

一〇四 Mr HOPPENOT (法蘭西) 請問下次會議何日舉行？是否明天？

一〇五 主席 我悉聽安全理事會吩咐 即使星期日開會我也願意

一〇六 Mr GROSS (美利堅合衆國) 我在數分鐘前曾與數位理事非正式地商談，他們認為最好不要在明天或是星期日開會

一〇七 就我個人而論，我倒是主張此時繼續開會，俾將主席所說的話譯成法語

一〇八 主席 美國代表既有蘇聯代表的話譯成英語時有功夫與數位理事舉行祕密會商，如果無人反對此項提議，我們就繼續開會

一〇九 我要說明清楚，發言人名單上還有智利代表的名字 請問智利代表約需多少發言時間，是否堅持在今天發言

一一〇 Mr SANTA CRUZ (智利) 我想我需要的發言時間不會超過十五分鐘 我雖然想在今天發言，但我所要說的話並不重要到使理事會改變例行程的地步 關於何時發言我完全聽理事會吩咐。如果理事會決定此時繼續開會，我就在今天發言 倘理事會決定明天或他日開會，我就等到那時再發言

一一一 主席 照我的算法，蘇聯代表團的聲明譯成法語大概要花三十五分鐘。如果智利代表以西班牙語發言十五分鐘，傳譯時間約須三十分鐘。三十五分鐘加上四十五分鐘就是一點二十分鐘 如非我計算錯誤，我們就還要耐心會議一點二十分鐘

一二 假使理事們願意現在再花一點半鐘功夫，我們就繼續開會好了。不過，蘇聯代表團的聲明也可延至下次會議時譯成法語，又智利代表既不堅持在今天發言，似乎亦可待至下次會議再說，這樣我們此時就可決定下次會議的日期。

一三 Mr SANTA CRUZ (智利) 主席，我要想知道發言人名單上是否尚有其他代表的名字，如果有的話，我不反對讓他們先發言

一四 主席 名單上並無其他發言人 有一位代表曾非正式地告訴我，他可能在下次會議時發言。還有蘇聯代表團也保留權利在下次會議時提出意見

一五 Mr GROSS (美利堅合衆國) 我確信安全理事會主席剛才所說的事決用不着召開

理事會祕密會議才能商定，所以主席以嘲笑口吻來解釋我對下次會議日期提出的意見實非所宜。我曾與數位代表簡單討論過此事，智利代表也在內 我覺得智利代表過於謙遜，他說他要發表的意見並不如何重要，理事會不必為此漏夜開會 可是，我倒急於要想聽聽他的意見 無論如何，我希望理事會應逕將主席上面一番聲明譯成法語，等到傳譯完畢，然後再行考慮理事會是否願意由智利代表接着發言 如果智利代表發言時間超出預計，理事會似可待至星期一再行傳譯。

一六 無論如何，我要儘可能堅持繼續開會，至少要將主席這番聲明譯成法語為止 屆時我希望我至少可以聽到智利代表以西班牙語發表的意見

一七 主席 我在計算開會時間時並曾顧到我們今天已經舉行過兩次冗長會議，理事們都已疲乏的事實。假使理事們願意繼續開會，我們就接着討論好了。

一八 Mr HOPPENOT (法蘭西) 主席，我原先以為各位理事似乎都主張不把主席今日所說的話在本次會議中譯成法語，所以就未堅持，可是，有些理事願意今天就聽法語傳譯，我要求仍照向例辦理 我準備繼續開會直至理事會今晚認為宜於結束為止，但這決非照你所說的具有耐心，如果聽你發表的意見或是智利代表即將發表的意見都必須具有耐心，那就未免不恭之至了。

一九 主席 我的意見並不是爲了尊敬任何個人而提出的，我是爲了安全理事會整日開會，各理事都已疲乏，所以才提出上面的意見 這是我根據以上的考慮才提出的。我要重說一遍，如果安全理事會理事們願意繼續開會，我們就繼續進行會議

(主席的話當經以法語傳譯)

二一 Mr SANTA CRUZ (智利) 主席的話經法語傳譯費時三十五分鐘以上，我不知道理事會是否仍願繼續開會。

二二 主席 我完全聽從理事會吩咐 美國代表曾表示願意繼續開會 我是準備繼續進行會議的。

二三 Mr SANTA CRUZ (智利) 我的意思是 如有其他代表願意在此次會議中發言，我就準備今天發表我的意見 倘使我是惟一發言人，那末我寧願待至下次會議發言

一一四 主席 名單上還有一個發言人即美國代表。

一二五 請美國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一二六 Mr GROSS (美利堅合眾國) 我願就程序問題發言 我剛才舉手的意思僅僅表示要想說一句話，並不要想發表長篇大論，主席却誤解了我的舉動。我祇是要說爲了尊重智利代表的意思，我當然不願要求繼續開會 假如智利代表願意在另一次會議發言，我自應尊重他的意思

一二七 主席 理事會現有情況極爲混亂在蘇聯代表團提出的一番聲明尚未譯成法語以前，美國與智利代表都說他們準備繼續開會 我計算一下時間後曾對安全理事會說此次會議至少還要一點二十分鐘功夫才能全部結束。我們照着此項預計，決定繼續開會一點半鐘，先將蘇聯代表團的聲明譯成法語，其餘四十五分鐘作爲智利代表發言及兩番傳譯的時間

一二八 我們既已有此決定，何必又重加考慮 我現請智利代表發言。如果他此時不願發言，讓他自己決定就是了。

一二九 Mr SANTA CRUZ (智利) 主席 我就開始發言。我是爲了尊重各位同仁與主席的意見才表示有些猶豫，本人並不反對在今天發言。

一三〇 主席，我以前在第五七七次會議中曾向你提出一問題，但迄未獲得答復。當我們討論將此項目列入議程時，我曾問你此事提請安全理事會處理究竟是根據憲章中那一條的規定 當時我說這大概是依照憲章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因爲該條授權安全理事會調查可能引起國際騷擾之任何情勢。我又推測，蘇聯代表前曾要求裁軍委員會研究他所提出有關朝鮮境內使用細菌武器的指控，嗣因該委員會宣稱無權處理關於使用任何種類武器的個別指控，並謂依本身任務規定祇應專就裁減軍備軍隊，禁止原子武器以及禁止包括細菌武器在內的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各項擬具計劃或提案，所以蘇聯代表於失望之餘，才決定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些指控

一三一 我已說過，你並未明白回答我這個問題，不過聽了你在提出蘇聯決議草案時所說的話以及你對美國代表的答復，我已經明瞭 蘇聯代表團絕未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有如憲章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所稱那種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事實恰相反。你曾提出下面一段明白聲明

蘇聯代表團此項提案與朝鮮境內發生的事故絕無關係 我正式宣稱，此時我所關懷者祇爲加入與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問題。

一三二 你剛才又重新提到這句話 這就顯然可見蘇聯代表提出的問題應該適用賦予安全理事會權力的憲章其他條款，特別是第二十六條後半條的規定 安全理事會應負責擬具方案，提交聯合國會員國，以建立軍備管制制度

一三三 蘇聯決議草案請求理事會決定 籲請尚未批准或加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在日內瓦所訂禁止使用細菌武器議定書的聯合國會員國與非會員國一律加入並批准此項議定書

一三四 蘇聯決議草案全文非但沒有舉出具體事實，證明安全理事會爲了保持和平必須向各國提出此項呼籲，而且所載的全是各國政治家及重要人物對可否使用細菌武器一事所表示的所謂不同見解以及世界輿論公正譴責使用此種武器的話。

一三五 因此蘇聯提案的性質極爲明顯 它的目的是在有效地禁止將來使用細菌武器，達到此目的的方法是促請世界各國，不論是否聯合國會員國一致加入並批准若干國家在一九二五年所簽訂的條約。但是，誠如有些代表所說的，安全理事會祇有一個特設機關——裁軍委員會——其職掌係研究並提議禁止一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計劃，細菌武器當然包括在內 裁軍委員會最初通過的工作方案就提到這點。該委員會係由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及加拿大代表組成的 所以，我覺得如將蘇聯所提此項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提案交給這個技術機關處理，真是適合之至，因爲這個機關也就是我們這些人組成的，而且正在籌劃擬訂裁減軍備及禁止某些武器的全面計劃。

一三六 大會前據蘇聯所提並經多數代表贊成的提案，同意將整個軍備問題合併研究，結束以前分別處理某種軍備的辦法，並爲此目的設置一個委員會，負責研究一切軍備與軍隊問題以及制定現有軍備的處置與使用辦法，所以蘇聯此項提案更應該交給該委員會處理。

一三七 再者，蘇聯代表前在裁軍委員會內主張該委員會審議中的計劃與初步草案應對裁軍問題各方面都有規定 蘇聯代表對於美國所提軍隊軍備情報的披露與查核計劃以及三強所提裁減

軍隊計劃⁷都嚴加責難，批評它們並不完備，內容欠全，又未提議裁減軍備，禁止原子武器以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蘇聯代表團今忽要求單獨研究一種軍備並單獨採取禁止辦法，與其以往主張似不一致。

一三八 我還要舉出安全理事會不應審議蘇聯草案的其他理由。草案提案人曾說草案用意是在籲請尚未加入或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國家從速加入與批准。我們矚視之下，覺得像安全理事會這種機關殊無留難不接受此項呼籲的理由，因為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中已有八個批准了日內瓦議定書。何況，這個請求是由一個人國提出的，這就顯出此事緊急，而且也愈見重要。因為就智利而論，日內瓦議定書現仍有效，所以智利在原則上不反對此時重述本身確實擁護十七年前業已批准日內瓦議定書的立場。智利政府認為任何條約並不因年久而失效。不僅如此，智利政府承認條約具有法律與道義價值，並且必須尊重條約。智利當然也希望此項議定書能由最大多數國家簽訂並批准。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推定我們認為安全理事會宜於此時並在此種大家熟知的環境下——我以後再說這點——對此事有所建議，我想理事會各位理事都很明白此舉將會引起何種影響。

一三九 如果我們使世人誤信祇要通過日內瓦議定書將來就可免去細菌戰的災禍，那是非常危險的事。在現有世界情勢下，在現有國際關係下，以及鑒於所用的方法——例如有時否認極顯著的事實即是方法之一——我們不能保證一經批准日內瓦議定書，事實上就不會有發生細菌戰的可能。我們儘管存心忠厚仍不能相信蘇聯代表剛才所說的話，即蘇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此種痛切請求與蘇聯領導全世界發動所謂控訴現在朝鮮境內保衛集體安全的聯合國軍隊使用細菌武器的運動，彼此並無關係。我們深信蘇聯此項請求是要使安全理事會中已經簽訂此項議定書的國家處於困難地位。因為這些國家如果建議大家加入議定書，那就是暗中譴責尚未批准議定書的國家，而且正當有人掀起空前未有的控訴運動，堅稱某國使用細菌武器的時候，似有故意強調此項議定書之嫌。如果已經簽訂議定書的國家不建議大家加入議定書，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會促成另一種運

動，即指責美國藉安全理事會某些理事國之助，欲在朝鮮任意使用細菌武器。

一四〇 主席，這是不對的。倘使照你所說，這兩件事彼此並無關係，那末我們此時所發見的如不是極端幼稚的一種政治陰謀，就是這提案在時間上犯有嚴重錯誤。蘇聯代表儘管把我們列在他提到的那種足球隊內，但我們對於此種陰謀或錯誤都是無份的。我們在此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無意助長理事國間已有的爭端，也不願煽動已在威脅破壞全世界的戰爭火燄。說到這裏，我覺得還要坦白地說，我們看到控訴所謂使用細菌武器的運動具有這樣大的規模不禁驚詫萬分。我們堅決相信，現在討論的提案實是此種運動的一部份。此種運動是否意在激起蘇聯人民以及尾隨蘇聯政治路線的其他國家人民的恐懼與仇恨心理，俾使他們相信除了公然進行侵略外，別無其他辦法可以抵抗此種假定的攻擊。此種運動是否要使共產黨徒及其同情者在心理上有所準備，以便從旁協助一項冒險行動——至於這種行動的後果誰也無法預料。

一四一 此種可能性是極為危險的——即使是蘇聯政府因為真的相信其本身宣傳而引起的危險恐怕也不過如此。這就顯出此時真有一種心理病態，而且根據歷史昭示，這種病態必然產生悲慘的結局。主席，我們看到這些事實，殊有不寒而慄之感。我在上面提到這種心理戰——我們認為現在討論的提案祇會助長此種心理戰的演進——已往總是要在戰爭將臨的前夕才會發動的。

一四二 值茲聯合國在各方宣傳下漸失民心之際，却有人要求安全理事會——負責保障和平的主要機關，也是消除國際磨擦或緊張因素的最高組織——處理這不僅不能促進實現理事會目標，反足加深各國異見，益使我們一心盼望減輕的國際緊張局面更趨惡化的提案，尤令我們悲痛。

一四三 主席，如果你和其他理事不要求在本次會議中聽取我這番話的連續傳譯，那末，就可不必舉行。

一四四 主席 倘無人反對，我們就不必舉行連續傳譯。但不知這對秘書處編印正式紀錄有何妨礙？

一四五 秘書處認為我們此時可以免去連續傳譯。這是一位理事破例提出的請求，以後不能援照辦理。

⁷ 參閱裁軍委員會正式紀錄，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月及六月補編中之文件 DC/C 2/1 及 DC/10。

一四六 Mr SANTA CRUZ (智利) 我請主席原諒。我提出的建議似乎都是從無前例的。我想主席已經兩次提醒過我。不過盼望你知道我擔任理事會理事僅有幾個月功夫而已。

一四七 我並未主張廢止連續傳譯。我僅僅提議延期傳譯罷了。

一四八 主席 我是根據俄語即時傳譯，知道你有免去連續傳譯之意。所以我說這是破例的請求。如果你祇是建議在本次會議中暫不舉行連續傳譯，這自是另一回事。下次會議補作連續傳譯好了。

一四九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我在一九四八年時雖還沒有出席安全理事會會

議，但據確告那時請求免去連續傳譯是常有的事，所以此時建議免去並非破例之舉，我想主席把此種建議認作例外請求，那才是一種創舉。

一五〇 主席 智利代表並未同意免去連續傳譯。他祇是建議在本次會議中不舉行連續傳譯而已。這就是我對他此種解釋的了解。

一五一 本次會議似已告一段落。美國代表已有提議，要求安全理事會於星期一午後三時開會。

一五二 沒有人表示反對。

(午後七時十分散會。)

Printed in U S A

S/PV 579
Price 30 cents (U S)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53-00768 May-1953-100